

近代汉语的特殊“把”字句研究综述

魏娜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 要 近代汉语时期,出现了一些与一般把字句不同的比较特殊的把字句。例如表示致使义的把字句、零谓语把字句、把字句与被字句糅合的句型。对于这类比较特殊的把字句,学界的研究还不多。本文就力图着眼于这些比较特殊的把字句,以近代汉语文献资料为基础,探讨近代汉语特殊把字句的类别、语法意义和形成概况。

关键词 近代汉语;把字句;研究综述

1 选题缘由

“把”字句是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之一,近年来成果颇丰。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近代汉语的相关研究都颇为丰富。学术界对“把”字句的产生和发展脉络有一定的共识,对各个时期材料的描述和分析也较为细致。但在现代汉语方言和近代汉语文献研究中,逐渐的,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注意到了一些特殊的把字句,如表示致使义的“把”字句、零谓语“把”字句、把字句和被字句糅合的句式以及“把/将+NP+来+VP”的特殊结构。

2 研究综述

(1) 近代汉语中特殊“把”字句的提出与重视。学者们在对“把”字句的汉语史研究中,逐渐发掘出了一些“特殊”的“把”字句,它们或意义上较弱地甚至不表示处置语义,或格式上不同于常规的“(施事主语)+把+受事主语+动词”格式,句中无谓语动词。对特殊把字句的考察最早可见于王力《汉语史稿》。就意义方面说,处置式的用法,到了近代也渐渐超出了处置的范围。特别是在元明以后,它可以用来表示一种不幸或不愉快的事情。这种表示“不幸或不愉快”的把字句,就属于我们要谈的特殊“把”字句。我们总结了学者们研究中所涉及的几类近代汉语特殊“把”字句,主要有表示致使义的“把”字句、零谓语“把”字句、“把”字句和被字句糅合的,以及特殊的“把”字结构“把+VP+来+VP”。

(2) 关于近代汉语特殊“把”字句的语法意义研究概况。对于这些“把”字句到底是不是把字句,表示的是处置意义、致使意义、还是遭受意义,学界长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对于这种特殊“把”字句,主要有下面几种看法:

一是处置说。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试图对整个把字句作统一的解释,其中对于处置的理解也各有不同。沈家煊(2002)讨论现代汉语的把字句的时候,提到了近代汉语的“偏偏把个晴雯姐姐没了《红楼梦》”,认为这类把字句是一种“主观处置”;即说话人主观认定主语甲对宾语乙做了某种处置,表达“说话人对客观事件的认识”。王红旗(2003)认为“把字句的致使意义是由述语动词表现的,如果只考虑述语动词与相关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系,把字句的意义概括为致使是准确的,但是考虑到介词把在把字句的意义表达中所起的作用,用致使概括把字句的意义就不够了。介词把具有控制意义,因而把与其宾语就有及物关系,把后的述语动词也与把的宾语有及物关系。前一种及物关系是控制,后一种及物关系是致使,因而把字句的句式意义就是控制性的致使,也就是处置”,把处置理解为“控制性的致使”。

二是致使说。对于把字句“致使性”的较早观察应该是黎锦熙(1932),他在研究国语中动词的灵活性时,指出“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在隔壁人家放牛”中,这“雇”字乃是“使被雇”之意,转了被动,再成使动,只可意会,不可图表的。吕叔湘(1980)在分析把字句的用法时,指出动词后带结果补语的属于“特种”,如“没把个妹妹急疯了”,这个句子中因为其中动词用法特别——其中本是不及物的动词具有了“致动”意义,就变得及物了。蒋绍愚(1999)把“把+Sa+VP”分成两类:一类是由表使动意义的动宾句转换来的,如“多到半合儿把我来侥幸杀(元曲选《合汗衫》)”;一类是由工具句转化而来,如“把你那女儿改嫁了我吧(元曲选《秋胡戏妻》)”。认为两类句子“都有表示致使的意思,句中的‘把’都可以用‘使’或‘让’来替换”。叶向阳(1999)认为“怎么忽然把

个晴雯姐姐也没了(《红楼梦》)”这种类型的句子(也就是前面说的“表致使义的把字句”)的语义是致使,认为“‘把’字句表达致使,谓语构成中必有致使事件。这类句子谓语部分缺少致使事件,却又用‘把’字句作表达形式,致使事件的缺少给整个句子带来一种受无形力量打击、左右的含义,其特有的修辞色彩正是‘把’字句的致使性赋予的”。吴福祥(2003)、蒋绍愚、曹广顺(2005)都把“把”字句分为“广义处置式”、“狭义处置式”和“致使义处置式”,认为“致使义处置式中介词‘把/将’的宾语语义上不是动词的受施,而是它的当事或施事,整个句式具有一种致使义”。类似观点还有宛新郑(2005)、周红(2006)、张豫峰(2005)。

三是遭受说。郭浩瑜(2010)提出以往的研究者归入致使义把字句的一些句子既不能用“处置”义来概括,也不能用“致使义”来概括,其语法意义是“遭受(损失、不幸、不如意)”。其篇章功能是充当背景信息,作为后续事件发生的原因。从来源看,这种“把”字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偏又把凤丫头病了”,是通过致使义“把”字句功能的扩展产生的;另一类为“贾老儿既把个大儿子死了”,是通过“把”字提宾结构类推产生的。

(3) 关于近代汉语特殊“把”字句形成的研究概况。近代汉语研究中,一般认为致使义把字句的出现晚于处置式,最早见于晚唐五代,到了元明以后逐渐增多。王力(1955)认为它是处置式的活用格式,把它称为“继事式”,它并不表示一种处置,只表示此事是受另一事影响而生的结果,在形式上和处置式完全相同。蒋绍愚(1997)提出了“功能扩展说”,把这种不同于一般处置式的致使义分为三类:由“使动+宾语”动宾句转成的,由“VC+N”或“V+得+C+N”(V由N发出)动宾句转化来的,这两类不是功能扩展。但这两类把字句在特定条件下,有表致使的功能。第三类“句中的动词既不是使动,也不是动结式,而是一般动词”,句式之所以具有致使义是由前两类功能扩展而来。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郭燕妮(2008),她认为致使义“把”字句是处置义“把”字句功能扩展的结果,但二者在句法结构、句式语义和语用价值上存在明显差异。冯春田(1999)认为“从意义上说,汉语的处置式从处置的给、作、到以至于表示其他的处置,又出现致使义处置式,是处置式发展演变的结果,是同一基本类型的处置句式本身的嬗变”。但表示“处置的给、作、到”的处置式如何发展成“表示其他的处置”,又怎样演变为“致使义处置式”,冯著并没有具体说明。吴福祥(2003)则认为致使义处置式的形成是通过转喻由一般处置式的二价或三价VP到一价VP的词汇扩展而来。

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对“零谓语把字句”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总体上可大致分成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认为这一特殊句式是把字句省略动词的无动形式。俞光中、植田均(1999)认为这种句式是“有意省略动词,只剩下‘把N’”;是把字句“带有修辞语用目的的一种形式”。王文晖(2001)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反对,认为“如果是省略形式,那么,被省略的部分应该可以补出来。可是从上下文看,很多句子后面无法加上相应的动补结构或其他动词性成分”。蒋平(2003)认为这种把字句的“把”是动词而不是介词或其他词性,它表示“抓”、“打”、“对付”的意思。近代汉语这种把字句的结构是:“主十动十宾十宾补”。由于这种把字句不是传统上所说的处置式把字句,所以严格地说,它不是把字句,而是“把”作动词的一种行事句。之后,周琼华(2009)在前两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这种特殊把字句起于最初有意或无意的动词省略。在一定的语境中,某些动词由于使用得非常频繁,或者由于约定俗成的缘故,在使用上被固定下来,从而使听话人在听完前半句后,就能准确地猜测到后面的内容。”这种句式在被频繁使用后,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动词省略行为了,而是定型为一种句式,一种把字句的特殊句式。这些观点的矛盾之处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下转第175页)

释是：被迫卷入的，但是又心甘情愿，就像爱情。简而言之：“追随”是和爱情联系在一起的。

对路小路而言，追随的对象是厂医姐姐，他和她曾经在工厂的医务室里，在下雪日子里享受着《雪国》式的诗意。追随的对象是宝珠，他她在幼儿园时期两小无猜，但是直到十几年之后两个人再次相遇，宝珠姑娘已经是戴城大学的大学生，两个人一起经历了做临时工的困顿，以及失业之后找不到方向的迷茫，最后走投无路的路小路追随已经成为外资公司白领的宝珠姑娘而去。在路小路的追随旅途中，“厂医姐姐”是个时不时地出现的近乎抽象的情人形象，她对路小路的影响在于启蒙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欣赏，这种近于文艺青年享受的片段回忆成为困顿当中的路小路的享受，而不同于“厂医姐姐”的模糊形象，宝珠姑娘是面目清晰的、有具体可见形象的恋人形象，大眼睛、狐狸鼻子、眉毛浓重，对路小路怀着初恋般的爱慕，始终不离不弃。或者说，厂医姐姐是路小路心中的精神支撑，而宝珠姑娘是路小路心中的女神的肉身形象，她真实、傻气，不会像厂医姐姐一样抛弃路小路，投奔美国的黄金海岸，而是站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路小路身边，如同天使一般要拉他上天堂：宝珠的背后是一盏日光灯，被灯光衬着，它像一个俯身要拉我上天堂的天使。^[2]这幅画面让人想起基督教的传统里圣母和天使的形象，但是这里不是宗教式的救赎和得救主题。路小路的追随，看似是追随恋爱对象的过程，内里则是接近神性的过程。路小路的形象在小说里是有一种缺陷美的，就像他在《追随她的旅程》中对于钟爱的古典小

说《西游记》的解读：四个有缺陷的人，结伴去寻找完美，当他们找到之后，世界因此改变。《西游记》的奥妙在于，在此寻找过程中，乃至到达天路之中，作者从未改变他们的人生观。”这种“西游”人生观在路小路们身上体现为对于成长的认识，成长过程中虽然经受了一次次磨难，但是这些磨难之后路小路们依然没有找到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无限接近于神性，虽然未必“到达黄金海岸”，至少，我们没有坐以待毙。”

4 结束语

路内的《天使坠落在哪里》是沾染了20世纪末的空虚、无聊的青春式写作的情绪，但是其间又能发现一些较之以往所不同的内容，不仅仅是对所谓西方黑色幽默经典系列以及中国的先锋文学序列的模仿，还有企图以一种“好看”的文学形式表现一个时代的青春、成长的野心。不过，有时候“好看”的形式能否脱离于旧有的审美情感模式，创造出新的积极的青年生活态度仍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路内. 少年巴比伦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128.
- [2] 路内. 天使坠落在哪里 [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 214, 330.
- [3] 孙立平. 断裂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作者简介：张雪虹（1989—），女，河南人，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上接第163页）（+其他成分）+Prep.+OJ+其他成分。例如：“你吃饭时间咋总是跟我倒哩不一样呢？”（“你吃饭时间怎么老是跟/和/同我们不一样呢？”）“但一直在跟别个做事。”（“他一直在替别人做事。”）“但走来跟我露了一眼。”（“他走来对我翻了个白眼。”）“你以为跟/在房里不出来就可以躲脱哩？”（“你以为躲在房间里不出来就躲得掉吗？”）“记得吃了饭跟/在屋里做作业。”（“记得吃过饭后在家做作业。”）有时也存在两可的情况，动词既可以在介词前，也可以在介词后。例如：“这伢长哩跟屋人完全不像。”（“这孩子长得跟/和/同父母完全不像。”）和“这伢跟屋人长哩完全不像。”这两种格式在普通话和九江话中都存在，不同的是普通话第一种格式（动词在介词前）用得比较少，而主要运用第二种格式（动词在介词后），而九江话正好相反。

（3）第三种格式就是S+修饰性成分（Adv.或句首修饰语等）+Prep.+OJ+V（+其他成分）。例如：“大家都跟你着急。”（“大家都替你着急。”）“就跟但，做了不晓得几多事！”（“单为他，不知道做了多少事情！”）“就算我不去，跟你有么斯关系？”（“就算我不去，跟/和/同/与你有什么关系？”）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九江话介词“跟”与普通话相关介词的对比

（上接第166页）

王力（1955）认为“被动式和处置式可以同时并用，在这种情形下，处置式的目的语所表示的事物，须是被动式主语的附属品。唐钰明（1988）以一句话概之：这种“被+把（将）”的句型是在“被”字句动词带宾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袁宾、何天玲、陈效胜（2001）提出了直接转换这一机制，认为处置式与被动式的糅合句型是由零主语被动式直接转换而成的。楼枫（2011）也认为“零主语被动句和处置式的产生，是处置式与被动式进行糅合的基础。有了零主语被动句和处置式，还要遵循母型同时共用原则，才能最终导致糅合句型的出现。”“把/将+NP+来+VP”结构，长期以来，语言学界对这种句法结构形式重视得不够，在研究过程中，也常常把它同“把/将+NP+VP”结构混同在一起，如蒋绍愚（1999）、李思明（1994）等，冯春田（1999）只是一带而过这种句式。所以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语法论著都还没有对这种带“来”的处置式的形成机制进行过专著或专题的研究。只有王兴全（2010）认为它发展演变的途径是“把/将+NP+来+VP”形成之初是一个连动结构；“来”作为动词“把/将”的补语，为趋向动词，后随着VP语义复杂化以及“把/将”所带宾语的泛化，“来”字逐渐虚化为一个无实义的语助词而脱落；“把/将”表“持拿”“牵引”的动词意义也逐渐弱化，最终语法化为处置式的语法标志。

3 小结

现有的关于特殊“把”字句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问题。总之，“把”字句的研究由来已久。而在唐五代前后开始出现的这些与一般典型把字句不同的“把”字句，它们的语法意义、语用功能、句中“把”字的性质、来源、演变以及各类之间的关系如何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分析得出其特点，然后从语法、语义、语用及句式等方面对其进行详细的描写，与此同时还涉及九江方言中其他有特色的介词及其用法。遗憾的是描写过后却没有体现其特殊之处，特别是在句法功能和句子格式方面没能突出其方言特色，也没有就某个有价值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此外，鉴于实践调查的局限，有些观点仍待考证。

参考文献：

- [1] 黄伯荣，等. 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 [M].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 [2] 莫超. 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3] 张林林. 九江方言中的“等”字句 [J]. 九江师专学报，1989（2）：3.
- [4] 周小宾. 介词的语法性质和介词研究的系统方法 [J]. 中山大学学报，1997（3）.
- [5] 何薇. 汉语常用对象类介词的分析与教学 [D]. 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作者简介：黄亚芳，上海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 [1] 袁宾. 近代汉语概论 [M].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 [2] 冯春田.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M].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 [3] 蒋绍愚. 曹广顺.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 [M]. 商务印书馆，2005.
- [4] 蒋绍愚.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5] 俞光中. 植田均.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M]. 学林出版社，1999.
- [6]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M]. 商务印书馆，1943.
- [7] 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 [M]. 商务印书馆，1944.
- [8]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2.
- [9] 袁宾，何天玲，陈效胜. 被动式与处置式的混合句型，语言问题再认识 [M].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10] 杜敏. 处置式的表现形式及其底蕴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5（4）.
- [11] 刁宴斌. 近代汉语“把”“被”融合的两种句式 [J]. 大连教育学院院刊，1989（2）.
- [12] 蒋绍愚. 把字句略论——兼论功能扩展 [J]. 中国语文，1997（4）.
- [13] 蒋平. 是无动把字句还是一种行事句 [J]. 中国语文，2003（5）.
- [14] 黎锦熙. 说“把” [J]. （北平）世界日报（国语周刊），1932（3）.
- [15] 刘培玉，赵敬. 把字句里介词“把”前面的成分 [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2）.

作者简介：魏娜，上海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